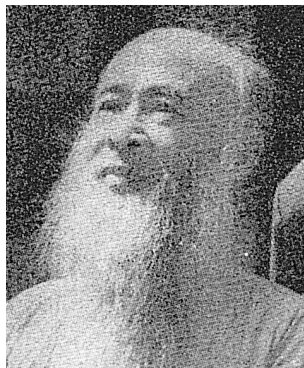


張大千傳

(五二)

——台灣梨園的情誼



王家誠

民國五十九暮春，大千回台灣度七十二歲生日之前，再次前往紐約檢查眼睛；是否仍找那位開發「大千光」療法的哥倫比亞大學醫院名醫，不得而知。不過只若他一到旅邸，就有各方好友前來探訪，高朋滿座。準備和他長談的張孟休，某天早晨，趁賓客未至，把大千「搶」回家，讓雯波和他太太家華下廚整治佳肴，使他能和大千單獨對談，細問大千當土匪師爺，和因表姐之死出家為僧的故事。經他紀錄後，以〈張大千百日匪窟生涯〉、〈張大千百日和尚生活〉為題，發表於朋友托付撰稿的《匯流》雜誌。

孟休認為大千講故事，有其特殊的風格：

「我看過他所畫的墨荷有一兩百幅，其中還找不出兩張一模一樣的。土匪、和尚的故事，我聽過許多次，各次不完

全相同，他說話時，隨興之所至，隨當時的氣氛，從不同的角度，抓不同的重點，千變萬化，不是照本宣經。」（註一）

此外，大千也轉到八德園巡視一番，欣賞盛放的芍藥。

農曆三月二十五日他所書〈贈吳兆南演翠屏山〉的對聯，推測不在可以居寄贈；可能是在台北當面贈送的。（註二）

農曆四月一日，華燈初上，台北市敦化北路的中泰賓館，為大千祝壽的嘉賓，濟濟一堂，故舊和親朋門生之外，也有的尚未識荊，慕名而來。大千在詩中寫：

「華燈高敞廣筵開，群彥英英萬里來，滿堂爭看張夫子，識得虬髯不用猜。」——中泰賓館（註三）

貴客中有位高齡八十九歲的老將楊

森（子惠）。待他返回可以居後，接到張目寒來信，告訴他那天楊老將軍剛從玉山登頂回來，征衣未換便到賓館賀壽，使大千既不安又感動，連忙作畫，賦詩寄請楊森指教。

詩中，大千敘說楊森對他的深情厚誼；每年台北友人醵資為大千舉辦祝壽筵，他從不缺席，尤其這次征衣未卸，便來舉觥為壽，更傳為一時佳話，期望有朝一日，能重登峨嵋，看三頂積雪的景色。大千更強調的是松鶴高齡老將的魄力和毅力：

「橫絕嵯峨萬仞顛（玉山為台灣第一高峰，積雪終年不化，同登者五十餘人，同登者多不企，先生獨登絕頂），謫仙而後此飛仙，平生不研長生術，笑說長生祇自然（先生年八十九矯捷如少年，不藥餌之資）。」（四首之一，詩題長不錄，同註二）

籍隸廣安縣的楊森，出身四川陸軍弁目隊，是同盟會的會員。一直在軍界起起落落。抗戰時歷任集團軍總司令、戰區副司令長官等職。勝利後任重慶市長，到台灣後任總統府國策顧問，並擔任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。

妻妾子女眾多的大千，當傳記作者謝家孝請他寫出子女名字時，自言叫慣了小名，有些子女學名，他也記不得了。

據傳楊森妻妾子女之眾，比大千有過之而無不及，有些子女難以「過目不忘」。那些年報上流傳一則楊森的趣事。

有次楊森頒獎給一位女運動選手，事後他詢問她的鄉里家世，對她所答的一切，感覺很熟悉，乃進一步問她的父親是誰？

「我的父親就是你嬸！」她回答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舊王孫溥心畬回歸道山，轉眼已經七年，有人請大千為溥氏遺墨題跋，想起在北京隔案相對作畫吟詠的情景，不由得悲從中來：

「王孫老作天涯客，回首長安百感侵，破碎河山顛倒樹，更從何處展慈心。」

庚戌四月十六日，日翳甚，不成字，襟海仁兄幸諒之。爰。」——為黃襟海題溥心畬山水（註四）

遊合歡山、梨山、觀神木，是他和幾位門生友人農曆四月下旬和五月盛夏的遊蹤。

初登合歡山，清新秀麗的山容在煙雲環繞中，彷彿披著霧縠薄裳的少女，睡起沐浴後，舒展出嫣然的笑意。

大千曾說：「山水姻緣，等於婚媾」；由於他多妻妾女友，有人便諛稱：

「張大千的婚媾等於他的遊山玩

水！」

他對合歡山真有那種面對絕色佳人，追求擁有的意念：

「果然秀色可療飢，乍許寧惟撫玉肌；山水緣於婚媾似，不須求早或嫌遲。」——合歡山（三首之二）（同註四）

吟詠供同游者欣賞之外，他又作了幅〈合歡山水〉，書詩其上，留贈目寒。

大鵬劇團的公演，也成了大千在台北灣消暑的良方。

他結識許多菊壇渡海來台的名角和後起之秀。尤其樂於獎掖這些後起之秀。

孟小冬就告訴他：

「台灣梨園新秀，他們有些特別功夫及動作，就是當年大陸上的名角都未必能夠演出。」

大千也認為他們這些登峰造極的功夫，必定會成爲復興國劇的先鋒，將來以突出的造詣，回饋國劇發源地的大陸。而那些新起的菁英，似乎了解大千的心思，表現出對他善意的感激和尊敬。謝家孝在《張大千傳》寫：

「最初這些小名旦們都尊稱他張公公，每見面必向大千先生請安問好，如果張公公惠臨看他們的戲，也都會趨前請張公公指教，大千居士故意笑說：『公公都被你們叫老了，很難作答！』這

些小妞們就相約改口叫聲張伯伯而不叫張公公了，大千先生欣然接受。」（註五）

據陪過大千回台的林慰君親身體驗，同樣演員，大千在座和不在座時，表演賣力與否，就有很大差別。

大千對這些名伶的禮數，特別周到。

著名武旦楊蓮英表示，張大千對菊壇晚輩的照顧，不僅無微不至，也毫無條件的：

「我認識張伯伯，不但未經人介紹，而且是他老人家先送畫給我，然後在一次明場演出後才認識的。」

民國六十三年，她和郭小莊、高蕙蘭在台北民生東路合開一間「小蕙蓮」餐廳，大千託人帶來三幅畫作爲賀禮。

蓮英對大千偏心女伶的閒言閒語，也有耳聞，特別爲大千辯白：

「有人說張伯伯祇與國劇女性演員交往，那是不正確的。據我所知，哈元章、孫元坡、王鳴兆、張鴻福、吳劍虹諸位老師和杜匡稷等，也是張伯伯的好友，並常有來往。」

尤其讓蓮英感動的，是民國六十九年；（大千回歸道山的前二年），替她設計〈奪太倉〉的戲服；白底繡紅花搭配著繡紅花的黑色腰巾，大千認爲可以使她瘦小的身材，看起來比較威武。戲服

上飛花的圖案，係採自敦煌壁畫中佛像前的蓮花，既暗合蓮英的「蓮」字，表演時又更具輕盈之美，而詳細的圖案，是他命保羅繪製的；由此可見大千設想的細密和周到。（註六）

楊蓮英珍藏與大千的合照中，有幀身著簡樸時裝的蓮英，摻扶著頭戴斗笠，白髯垂胸，左手持筇的大千；給人的感覺，很像舞台上〈打漁殺家〉中阮小七的扮相。

另一位他特別器重的是郭小莊。郭小莊主持「雅音小集」名稱就是大千取的。她戲路廣，青衣、花旦、武生、武小生……似乎無所不能，而且充滿向學和創新的企圖心。

謝家孝在大千傳中，比較他和大陸與台灣梨園的交情深淺：

「大千先生的多幅潑墨山水畫景，都成為郭小莊舞台的襯景，這早已超出了當年程硯秋用大千敦煌壁畫自作繡幕的程度，何況大千先生還自大風堂的花卉圖案中為小莊挑樣設計行頭花飾，再由張夫人指點尺寸，叮嚀刺繡，力求表現大師原意，這早已超過當年為金少山繪大摺扇的交情。」（註七）

大千與小莊初識於五十九年夏大鵬劇團公演的〈拾玉鐲〉，數日後由長輩引介到旅邸正式拜見。民國六十二年小莊隨中華民國國劇團到環碧庵拜會大千，

邀請張府光臨舊金山觀賞她的演出，大千屆時因病無法前往，贈詩表示遺憾：

「丈室繩床瓦藥爐，敢勞問疾到文殊；天花散盡渾無著，惆悵東關雪一椽。」後識：

「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，小莊小友重返金山邀予往觀其〈樊梨花〉，以病不得往，賦二十八字寄之。」（註八）

六十四年初夏，書家李超哉往訪環碧庵。其時大千正為小莊畫旗袍的事所困擾。自從雷射光治療後，王壯為所贈〈得心應手〉閒章一出，許多人便哄傳大千對友人偏心，使他把此印束之高閣，少見鈐用。大千為小莊揮灑的旗袍亮相之後，哄傳又起，他直告超哉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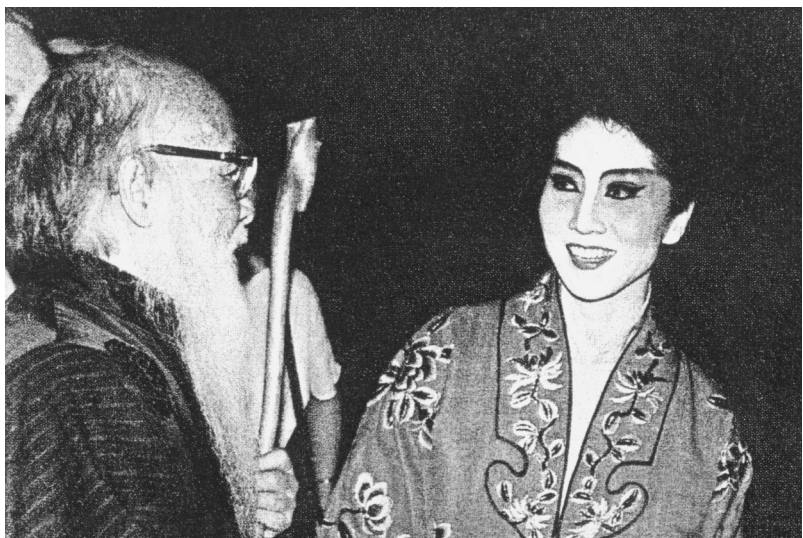
「本來各方求畫者均以眼疾而婉謝，因代小莊畫了襲荷花旗袍，各方求畫不遂，交相責難，大家都云既能為小莊在旗袍上作畫，可見眼力不弱；事實如此，亦屬百口莫辯，自無法解釋了。」（註九）

大千留下多幀和小莊的合影、為她作劇裝畫像，但以〈王魁負桂英〉一作，最膾炙人口。（圖一）

民國六十三年，大千返台，正值前大綱編劇、郭小莊飾演的〈王魁負桂英〉公演，聆賞之後，大千異常感動，兩年後再次回台灣前，憑粉本寫成此作，贈給大綱。

大千一向照著鏡子，畫鎮妖辟邪的鍾馗。

這幅畫裡的桂英，一身白衣，長髮飄飄，表現出陰森的鬼氣。而鬚髮戟張的男主角，不像舞台上的王魁，倒像大千常畫的鍾馗。他只好隨機應變，乾脆把畫題改成〈歸妹圖〉——也就是傳說中的「鍾馗嫁妹」，並題：



圖一 大千與扮演〈王魁負桂英〉劇裝的郭小莊合影（局部）。

「新聲別纂焚香記，誤筆翻成歸妹圖，敢乞歲朝藍尾酒，待充午日赤靈符。」

六十四年嘉平月，大千居士爰。」

同月，他又畫了幅郭小莊的劇影；畫中女鬼（小莊飾）面色陰沉，長髮紛披，款題：

「靈之來兮如雲，目眇眇兮愁予。」後識：

「觀小莊小友妙奏後，追想風神，拈九歌句寫圖寄贈。老眼昏眊，傳神寫照，吾愧滋甚。爰翁，六十四年嘉平月，美西環碧庵寄。」（註十）

實際上，無論贈大綱的〈歸妹圖〉、贈小莊的半身畫像，均於丙辰年春在台灣所面贈。

六十五年春，大千由美返台後，在〈歸妹圖〉人物下方，又作長題：

「兩年前得觀大綱先生為小莊小友改編元人焚香記，上演台北，幽抑宛轉，不去於心，每思作數筆畫，以報先生之雅，而衰病纏身，腕手顫掣，未由呈正。頃者小瘳，努力歸國，追憶當時情境，彷彿若有所遇，率爾成此，乃為家人所笑，此終南歸妹圖耳，與台上未為吻合，予亦啞然！但此時適值歲除，君言亦復大佳。唐宋以來，皆於歲朝圖畫鍾馗，祓除不祥，降至晚明，始於午日懸掛耳。」（註十一）（圖二）

民國七十一年七月，小莊赴美進修，行前到摩耶精舍辭別，大千精神尚好，揮筆畫一位素服仕女的背影，在蒼茫中憑石遠眺，隱含無盡的期望。

畫完，大千自題：

「離緒不勝，目昏手掣，塗抹聊以將意，課習之餘，如相對笑言也。」

這就是大千贈別「小莊小友」的畫，也是他們最後的一面。（註十二）

大千五十九年六月在台，由張目寒和梁實秋介紹認識李東原，使他大感欣慰。李東原是孫派的名票，大千聞其名

不下二十餘年。

「孫派」，指的是大千早年接觸的京劇名角孫菊仙。菊仙號稱「老鄉親」，唱腔吐字有力，大氣磅礴，收放自如。四十年前，大千激賞之餘，曾贈菊仙一聯：

「別有狂言謝時望，常撞大呂應黃鐘。」

陳剛叔，是大千的好友，菊仙的傳人，三十多年前孫菊仙上演於上海天蟾舞台，事後即息影梨園，記得陳剛叔為菊仙祝壽的對聯是：



圖二 大千把〈王魁負桂英〉之一幕，畫成了〈歸妹圖〉。

「傳家有衣鉢，惟師無古今。」

李東原緬懷當日梨園盛況，希望有朝大千能重書二聯留作勉勵。

在台期間，聽李氏清唱〈逍遙津〉、〈罵王朗〉、〈朱砂痣〉等名劇，返美時又贈送他的京劇錄音帶，大千感念不已。深秋前後，大千在八德園病起，便為東原作〈東坡稼軒圖〉，並書前述贈孫菊仙二聯，寄贈東原以為紀念。（註十三）

△ △ △ △ △

到石牌榮民總醫院檢查眼睛，也是五十九年春返台的主要目的之一。

大千眼疾已有十年，檢查、醫療遍及台、港、日及南北美各地，而配戴合用的眼鏡，也使他到處尋尋覓覓。

出外走動，離不開太陽眼鏡。

厚得像瓶底的眼鏡和一隻眼遮光一隻眼透光的眼鏡。

陶鵬飛記述大千自己發明的特異眼鏡：

「他最高興是自己『發明』的眼鏡，根據望遠鏡的原理，在眼鏡前二寸距離的地方，再加上一個眼鏡，用時可以翻下，不用時可以翻上，在一尺左右距離，看得很清楚……雖然眼睛多用了有點累，但是畫畫、寫字、看東西都能行了。」

據謝家孝說，榮總有位四川同鄉謝

運璠醫師，經細心檢查後所配的眼鏡最合大千意；他就不同光度，不同距離，配成看書的、作畫的、一公尺以內、三公以外使用的四種眼鏡。這樣不但畫畫、觀景，連走下坡、下樓梯也不怕一腳踏空。

因此，他所擁有的眼鏡，真是洋洋灑灑，蔚為奇觀。

他告訴中央日報記者胡有瑞：

「我有二、三十付眼鏡，每天一起來，頭件事就是揀眼鏡戴。」

大千表示，從五十八年十月以來，他就很少動筆，他自我幽默地說：

「現在我要賣畫，一定是假畫。」他又得意揚揚地展示謝醫師新配的眼鏡：

「有了這付眼鏡，我可以簽字了；這付眼鏡是我回國來最得意的一大收穫。」

事實真是這樣，他在榮總試戴時，就急不及待地揮灑了一幅荷花。（註十四）

農曆六月，大千攜眷離開停留近兩個月的台灣，回可以居不久。他就轉往八德園養病，冬天病癒，始重返陽光燦爛的加州卡密爾。

從他數年前到史丹福大學演講、舉行畫展，同鄉畫家侯北人夫婦，對他多方照顧，蒔花、造園，二人更是同好，所以他旅行台灣，不忘萬里迢迢為北人物色一份「重禮」。

「這是金石之交。」大千笑對闊別數月的好友。

那是二塊形狀雄奇，重逾百斤的奇石，造園者眼中的寶物。單是飛機運費，就不知花掉多少；北人欣喜異常。

爲免被索畫者困擾，大千學晚歲的鄭板橋，在八德園中自訂潤例，懸以示人，使泛泛之交，知難而退。

他在〈張大千鬻畫值例〉序言中寫：

「投荒居夷忽焉七十有二，筋力日衰，目翳日甚。老去丹青，漸漸拂拭，索者盈積，酬應爲艱。不有定值、寧無苑枯。爰書此例，亮不見嗤於痴癖也。」

（註十五）

從農曆七月一首〈失題〉詩看來，雲波似未同來八德園：

「曉枕初迴舊夢殘，小窗紅日布衾單，幾回無覓溫馨處，祇有營營淚未寒。」

庚戌七月初。（註十六）

大千很希望子孫能就他的藝術造詣，發揚光大。

年幼的心印求他畫稿，開始舞筆弄墨，他欣慰地贈畫給他。保羅開養雞場的計劃爲他阻止，連替保羅說項的王之一，也被他數落一番。明知道心瑞到八德園別有用心，但見她臨摹他筆下的荷花，仍然在題跋中加以鼓勵。猶記小孫

女綿綿抓周時，一把抓到他的畫筆時，流露在他臉上的欣喜和安慰，無法形容……

這次初返八德園，發現兒孫對紙筆興趣不高，頗表失望地在詩中寫：

「百事俱成廢，千秋願是虛，辛勤竟何有？習染久已無。兒孫憎紙筆，衣食逐刀錐，強顏吾自健，投杖不須扶。」

庚戌七月初。（註十七）

及至見到保羅畫出一幅筆墨可觀的山水，他就忘了抱病投杖不要兒孫摻扶的悲憤，拈毫爲題：

「宿雨初收看更奇，曉霧未半畫偏宜，老夫自有傳家筆，任笑元章善譽兒。」——題保羅所繪山水（註十八）

民國三十四年，大千的腳步隨抗戰勝利先後重回上海和北平時，他的一切搜購東北溥儀宮中流出的國寶；董源的〈瀟湘圖〉，戰前他在北平發現，盼望了八年的董源〈江堤晚景〉，最後找到的不世之寶是五代顧闳中的〈韓熙載夜宴圖〉長卷。在大風堂中這幅畫彷彿秋涼後綻開的芙蓉，其後以藏畫處爲「呢燕樓」；以親近此圖的「芳澤」爲最大的滿足。

四十二年自港移民阿根廷前，由於缺少旅費及在阿國購宅之需，忍痛出售了瀟湘、夜宴二圖；事實上，他浪跡海外二十餘年中，多少國寶級的書畫，經

他的手散落各地，進入公、私藏者的寶庫，思之不禁惘然。

孤淒的七夕，大千抱病檢出四十七歲作的〈秋芙蓉〉拈筆在「江上秋風」：「原詩後面加題兩行：

「江上秋風花及時，裹霜滄露見清姿，東牆桃李無言路，却悔先榮不待遲。」

此畫為予四十七歲初得夜宴圖時所作，世亂未已，夜宴圖亦復失去，故鄉亦不及歸，展對愴然，爰庚戌七月初七日記。」（註十九）

赴阿根廷前售畫當時，大千可能也未料到，此事竟然演變成〈羅生門〉電影一般，各說各話：

購藏二作的北京文化界，指大千所要的售價，等於「明賣暗送」，使國寶壁歸北京故宮，是愛國行爲。而台北方面，認爲此事讓人對他難以諒解。某些友人替他辯解，指他僅將兩畫委托給一位香港骨董捐客，並未指定賣給何方買主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留美和某些美國藝術史家，說大千曾持畫先到美國兜售，討價還價期間，美國政府因中共參加韓戰，通令拒購中國古代藝術品，大千只好改到香港出售。

文註：

一、《傳記文學》卷四十六期五頁一二一—二八

千先生兩週年祭（續）、張孟休撰。

二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四九。

三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七六。

四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七一。

五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二六〇。

六、《大成》期一—四頁三八〈張伯伯〉，楊蓮英撰。

七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二六〇。

八、《環碧庵瑣談》詩詞篇〈贈小莊小友〉。

九、《環碧庵瑣談》頁四〇二—《環筆畫中一席談》，李超哉撰。

十、《張大千的世界》圖一〇〇。

十一、《環碧庵瑣談》頁四四七〈張大千在台灣〉，沈羣窗撰。

十二、《大成》期一—五頁三三〈生離竟成永訣——憶我永遠喚不回的張伯伯〉，郭小莊撰。

十三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五一、

《張大千全傳》頁四九一、四九二。

十四、《中央日報》(59.7.3)〈張大千的眼疾〉，胡有瑞撰。

十五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八頁四七七。

十六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七五。

十七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一頁一五。

十八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七八。

十九、詩見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七四，圖見《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

十三（圖中題識比詩文集完整）。

圖註：

圖一、《張大千先生紀念冊》〈生活集影〉。

圖二、《張大千先生紀念冊》頁六三。

